

第一章 糊塗爹賣女兒

剛剛入夏的時節，天漸漸亮堂起來，太陽將出未出，只在東邊的晨曦中露出一抹金黃，空氣中還帶著一絲夜露的清涼之意。

隨著哪家公雞的第一聲啼鳴，巷子便漸漸活了過來，陸陸續續地有人起床了，咳嗽低語聲、舀水潑水聲、碗盆碰撞聲，和著屋頂裊裊冒出的煙霧，組成一幅生動的晨間圖畫。

萬家煙火氣裡，有一個清越動聽的嗓子由遠及近。

「賣花囉，賣花囉，剛摘下的新鮮茉莉花，又香又美！」

那聲音帶著少女的嬌嫩，卻又中氣十足，哪怕隔著半條巷子，也猶如大熱天喝了一碗冰酪般又甜又涼。

沿街的一道木門吱呀一聲打開了。

「賣茉莉的，妳過來。」開門的是一名微胖婦人，似乎才剛剛洗漱完，一邊整理著剛抹好香油的髮髻，一邊倨傲地朝賣花少女招了招手。

少女立刻靠了過去，「嬸子可是要買花？」

婦人靠在門扉上，斜著眼珠子朝她手中籃子望了望，「不買花喊妳過來作甚？」

少女長了一張圓臉，看著不過十四五歲的模樣，五官卻已經露出秀美的輪廓，笑起來頰邊便露出兩個若隱若現的梨渦，討喜得很。

婦人態度有些無禮，她也並不生氣，只從籃子裡拿出一束茉莉遞過去，「嬸子眼光真好，這可是今夏頭一茬採下來的茉莉，就連花巷子那邊的店鋪裡好多都還未上貨，您瞧瞧這杆子多粗壯，葉子也水靈。」

婦人卻並不接她手中那把，自顧自伸著頭在她籃子裡翻了半晌，另拿了一束出來，「多少錢？」

「二十文錢一把。」少女沒說什麼，帶著笑將自個兒手中的花又放了回去。

「這麼貴？」婦人不滿地嘀咕著，順手抖了抖手中的花，「花骨朵也不甚多。」

「畢竟是頭一茬。」少女好脾氣地解釋，「花圃那邊都咬著價呢，我也不敢亂喊，您若實在嫌貴，過幾日再買也行，市面上花多了，價格想必也就降下來了。」

婦人蹙眉看著手中的花，既不說要也不說不要。

少女見她猶豫，也不著急，只站在一旁笑咪咪地等待。

沒過多久，婦人敗下陣來，一面挫敗地伸手在腰中拿荷包，一面道：「不能吃不能穿，倒賣得這樣金貴，要不是家裡那讀書的混小子非支著我出來，我才不要這些花兒朵兒的，都是些不差吃穿的有錢人玩意兒！」

少女接了她的銅錢，笑著道：「可不是，我雖沒讀過書，卻常聽那些讀書人說什麼琴棋書畫詩酒花，連當今天子殿試欽點狀元都必定要賜花，令公子既是愛花之人，想必胸中也是有狀元之才的。」

一通馬屁拍下來，婦人臉色頓時好了很多，「小丫頭嘴倒甜，不過讀了幾天書，什麼狀元不狀元的，還差得遠哪。」說完帶著花便進去了。

賣花少女名叫霍滿月，此刻成功做下一單生意，心情好得不行，再叫賣時臉上的笑便更情真意切了一些。

沒走幾步又有人買花，有的問了價後乾乾脆脆掏銅錢買了一束，也有問過不要的，滿月也不在意，照樣說幾句好聽話，哄得人反倒不好意思起來。

出來時背了一個竹簍，兩隻手各提了一個竹籃，裝得滿滿當當的茉莉，很快便只剩孤零零一束，眼看日頭快要升到正中，她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拖著酸軟的身軀往回走。

路上她先是去相熟的藥鋪買了妹妹這幾日要吃的藥，又在肉鋪要了半斤五花肉，仔仔細細用荷葉包了放在背簍裡，這才拐進了自家住的那條小巷。

霍家只有個霍老爹帶著兩個女兒，五年前搬來這桐縣，為防閒人生事，便特地買了間一進的獨門小院，只是地方偏了一些。

剛走到自家門口，滿月便看見隔壁院子前，一名老者正佝僂著身子折騰那架破木門。

「陳伯，您做什麼呢？」

陳伯又推了推門，見那門仍舊紋絲不動，這才喘著氣轉過身來。「是霍姑娘啊，今日這麼早便回來了？」

「是呀。」滿月將背簍放下，笑咪咪走了過去，將木門上下摸了摸，抓住木栓用力向上一提，又一推，木門發出一聲刺耳的嘎吱聲，被她推開了一條縫。「這木門太久不用容易卡住，陳伯有空還是修一修的好。」

隔壁的院子原本一直空著，三天前陳伯一家才搬來，很多老物件想必都得換修。搬進來那天，陳伯還買了些乾果吃食挨家挨戶發放，說以後都得仰賴鄰居們的照料，滿月家住得最近，還額外得了一些，此刻順手幫個忙，就當投桃報李了。陳伯提起放在地上的東西連連道謝，又將一個油紙包遞給她，「剛買的炸糕，還熱著，帶回去跟妹妹一起吃吧。」

滿月忙推拒，「不過順手的事情，陳伯不必客氣。」

陳伯堅持，「原是給我家公子買來嘗鮮的，他一個人吃不了這許多，我年紀大了也不愛吃這些油膩的。」

滿月推辭不過，只得收了，又回去從背簍裡將那把茉莉花遞過去，「陳伯拿幾朵花兒回去吧，反正午後我也不會再出去賣，天氣熱沒多久就蔫了，倒可惜了。」

「哎呀，真漂亮，謝謝妳啊。」陳伯露出和藹笑容。

滿月告別陳伯往家裡走去，一打開自家院門，就看到妹妹初七怯生生地從堂屋裡走出來。

「姊姊。」

滿月嗯了一聲，將手上的炸糕遞給她，「隔壁陳伯給的，妳吃了吧。」

面黃肌瘦的初七眼中迸出驚喜，她小心翼翼地捧過油紙包，想了想，還是推了回去，「姊姊累了，姊姊吃。」

「我不累。」滿月見妹妹體恤自己，面上帶出一絲暖意，「今日茉莉新鮮，大家都搶著買，所以才回得這麼早，我還秤了半斤肉，咱們今日吃臊子麵吧，妳去廚房幫我燒火。」

初七頓時歡呼一聲。

兩姊妹進了廚房，滿月先從桶中舀了一勺麵粉，又問：「爹爹可起來了？」

初七一邊往嘴裡塞炸糕一邊搖搖頭，「爹爹從昨夜就一直沒回。」

滿月歎了口氣，「想必又醉死在哪家酒館裡了，咱們先吃飯，等下再出去找他。」

初七乖巧地點了點頭。

揉好麵團放進盆裡，滿月又從屋外的小菜園裡扯了幾把小蔥，進廚房將肉和蔥都洗淨切好，待油鍋熱了先下蔥爆出香味，又將肉丁下鍋，幾下翻炒成一份臊子裝在盆裡，便開始燒水。

擀麵，煮麵，將煮好的麵盛出澆上肉臊，上頭再撒幾粒碧綠蔥花，兩碗香氣撲鼻的臊子麵便出了鍋。

初七看著手腳麻利的姊姊，心中不無羨慕，「姊姊真厲害！」

滿月回頭一笑。

霍老爹是個酒鬼，除了從家裡拿錢喝酒之外沒承擔過一絲責任，母親生妹妹時傷了元氣，沒幾年便去了，妹妹又有天生的心疾，從小就是藥罐子，她若不厲害一些，這個家還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
兩姊妹吃完飯回了堂屋，屋中陰涼處擺了幾個木桶，裡面用清水養著幾捆新鮮茉莉。

初七過去坐下，跟之前一樣將茉莉一枝一枝整理好，破損的葉子掐掉，又紮成一束一束的花束。

茉莉花脆弱，不經意一抖便有花苞掉落，初七將這些花苞也收集起來放到一旁，待會兒用線穿起來做成花串，仍可以賣些小錢。

初七今年才九歲，雖然姊姊像她這麼大的時候早已提著籃子出門賣花，但她身子骨實在太弱出不了門，只能在家幫著做些雜事。

滿月坐在一旁，將荷包裡的銅錢一股腦倒在桌上，仔細數了起來。「還不錯，扣掉去花圃進貨的錢，差不多賺了一百文呢！除去買藥和買肉的錢，還剩五六十，等下我包起來，趁爹爹不在家藏好，免得又被他拿去糟蹋。」

今天生意好，滿月心情也明媚，「這還只是上午的，等下太陽落山，我再去溶月湖邊走一圈，那時歇涼閒逛的人多，又可以多賣一些。」

初七仰著頭看她，「姊姊還能把錢藏哪？上次藏到我枕頭裡都被爹翻走了。」

一說到這個，滿月便氣不打一處來。「挖個坑藏到菜園子裡去！我就不信爹還能一寸一寸把土裡都翻遍了！」

把地翻遍了也好，就算錢沒了，好歹也算給家裡幹了點活。

病弱的小姑娘歎氣，姊姊下個月就要及笄，是大姑娘了，到時候便不好再走街串巷到處賣花，她一直跟自己說最大的心願便是去花巷子那邊租個鋪子，有了鋪子就不用再看天吃飯，遇到壞天氣就出不了門，還能再賣些盆花器物，也多個收入來源。

可惜有這麼個敗家爹，這心願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完成。

兩人正在閒談，突然院門「砰」的一聲被人推開，一個醉醺醺的聲音響了起來。

「初七，妳姊姊回來了沒有？」

姊妹倆慌慌張張將桌面上的銅錢收拾好，滿月才迎出去。

「我在呢。」再心不甘情不願，她也只能上去扶著滿身酒氣的男人，「爹您吃飯了沒有？我跟妹妹中午吃的麵，給您留了些臊子，您先坐著，我再去給您下一碗？」霍老爹卻沒答話，進屋之後一屁股坐到長凳上，先嘿嘿嘿笑了半晌才拉住了她，「先不忙，滿月啊，爹今日給妳找了個好去處！」

「什麼好去處？」滿月疑心是糊塗爹喝醉了酒，又去找別人亂攀親事，說話時便帶了幾分怨氣。「爹，上次的教訓還不夠嗎？咱們家這個情況，還有誰願意跟我結親？」

本朝民風開放，當今天子又鼓勵生育，女子大多十一二歲便有人上門提親，待到及笄過後，最遲十六也都有婚配了。

滿月長得不醜，人也俐落能幹，偏偏如今十四歲了都沒人上門提親，先前倒是曾有過一個口頭婚約，可人家看見霍家這情狀，沒多久便毀了婚，霍老爹上門要說法時反被罵了一頓，回來氣得病了三天。

去年有個媒婆找過來，說要替隔壁清河坊一名米鋪公子提親，霍老爹喜得跟什麼似的，結果人家一杯茶下肚，媒婆告訴他聘禮願意多加一倍，但只一個條件：婚後滿月須得跟娘家斷絕關係，不能再跟自家那敗家老爹和妹妹來往。

可氣的是霍老爹居然還猶豫了半刻，似乎真在考慮這個問題，這讓原本羞澀偷聽的滿月當場就從門後跳出來，揮著掃帚將媒婆打出門，從此又落得一個潑辣的名聲，更沒人敢上門了。

附近知根知底的都知道她家什麼情況，自然不敢將這帶著兩個拖油瓶的媳婦娶進門，離得遠些不知道的，滿月也不瞭解對方是什麼樣的人，又哪裡敢嫁，就這麼拖到了現在。

「咱們家反正也沒兒子，爹您要是把酒戒了，咱們一家踏踏實實做活賺錢，以後招個上門女婿不是更好？」她想起來就心頭煩躁，「偏偏您死活不聽……」

「閨女啊，不是結親，那些人都沒眼光，咱們不說也罷！」霍老爹打出一個響亮的酒嗝，打斷了她的話，喜孜孜地拍著大腿，「昨日我在馥桂酒坊喝酒，恰好聽到旁邊一桌人說城東劉侍郎家正在採買婢女，要相貌端正、手腳麻利又年紀小的，我就順口打聽了一下，結果妳猜怎麼著？」

滿月臉色已經沉了下來。

霍老爹卻絲毫未覺，仍在興高采烈地說著，「所以說做過官的人家就是財大氣粗，說是最次等的粗使婢女，每個月的月銀就五百文！若再能升上一等便是八百，這不比妳每日走街串巷賺那點辛苦錢強多了？爹當時就想著要是能替妳弄到這個前程，也不枉生養了妳一場……」

「所以，他們出多少錢買婢女？」滿月問。

「十兩銀子！」霍老爹提高了聲音，「當場便給了我一半的訂金，說如果看了之後滿意再交付剩下的五兩，這可不就是出門遇貴人……」

「爹！」滿月厲聲打斷了他，「為了十兩銀子，您就把我給賣了？」

霍老爹這才意識到女兒的反應跟想像中不一樣，頓時有些不高興，「這怎麼能說

是賣，爹是送妳去過好日子！以後妳在劉府幫工，得閒了一樣能回家看咱們，吃住全由主子們包下來，多餘的銀錢照樣能拿回來貼補家用。妳若出息一點當上大丫鬟，月銀足有一兩呢，有那好福氣的還能讓主子給配婚事，到時候配個管家掌櫃，不比上次說的那米鋪小子強？」

「您也知道是配？配豬配狗一樣的配！」滿月氣得聲音都哽咽了，「我憑什麼好端端的良民不當，要上趕著去給人家當奴才！」

霍老爹氣急敗壞，「什麼奴才不奴才，有妳這麼跟爹說話的？」

「那有您這麼當爹的嗎？」滿月脾氣也上來了，「您說的是上月剛告老還鄉的那劉侍郎吧？您可知道他為什麼這麼著急採買婢女，甚至連面都沒見便給了訂金？」

「人家財大氣粗……」

「那是因為他們家風不正！」滿月氣得渾身發抖，「那劉侍郎的兒子是個色中餓鬼，成日在家裡胡天胡地也就罷了，在京城便因欺辱民女被人告發，劉侍郎不得不告老還鄉，回來不到一個月，梅記糕餅鋪的梅姊姊上門送餅，被他撞見玷汙了身子，人家父兄打上門去，劉家才慌慌張張將人抬了姨娘，現在是要買婢女去服侍新姨娘呢！爹，這樣的人家也就那種吃不上飯快餓死的才敢把女兒賣進去，咱們清清白白的人家何至於此？」

霍老爹張口結舌，酒醒了一半，半晌才勉強道：「妳……妳又是如何得知……」

「您也說了，我每天走街串巷，這些小道消息不都是人說出來的？」滿月冷笑，

「倒是您，成日在外也沒怎麼著家，卻連這種事都不打聽一下，周圍知根底的沒人願意把女兒送進去，也就是您，為了十兩銀子就要將親生女兒推進火坑！」

「妳、妳閉嘴！」霍老爹惱羞成怒，掄起巴掌就要打她。

滿月流著眼淚一動不動，倔強地昂著頭不躲閃，倒是一旁被嚇傻的初七反應過來，撲上去抱住老爹的腿哇哇大哭。

「初七，妳放開，反正當奴才也是被人欺辱死，還不如讓他打死算了！我倒要看看，沒了我，他再去哪兒找個女兒回來供這一家子吃喝！」

正雞飛狗跳間，突然有人在外面大力拍著院門，「霍老爹，你在不在？」

父女三人停下動作，霍老爹搖搖晃晃地聽了一耳朵，突然臉色一變，「是……是那人的聲音，想必是來接人了！」

方才他進來的時候只虛掩了大門，外面那些人拍了幾下，發現門沒關便徑直推開，大搖大擺走了進來。

「哟，都在呢，這就是霍姑娘？」

為首那人五短身材，一張白淨面皮上蓄著兩撇短鬚，一雙三角眼看上去很是精明的樣子，他一眼看見迎出來的霍老爹，眼珠子在一旁的滿月身上轉了幾圈，頓時便笑了。

「方才還在說合不合適，這不是合適得很嗎？霍老爹，老弟這便把尾銀給你，今日便可以將人送進劉府，絕不會出半點紕漏！」

「爹，這就是您說的貴人？」滿月低聲冷笑，「這是城東有名的人牙子趙昌，想是在那邊尋不到人，這才來咱們城南碰運氣，偏您被他糊弄住了！」

霍老爹漲紅著臉，也不管大女兒的冷嘲熱諷，過去賠笑臉，「趙兄弟，昨天是我的不是，灌多了黃湯沒多想就把訂金拿了，今日回來一問才知道女兒不願去別人府上當差，咱們這做爹的也不好強人所難是吧？」

他伸手在身上摳摳搜搜地摸了半晌，摸出一塊碎銀子塞到趙昌手上，「五兩訂金還你，女兒我不賣了。」

趙昌嗤笑了一聲，將那塊碎銀子在手中拋了拋，「霍老爹怕是老眼昏花了，這點銀子有五兩？」

「這……您寬限幾日，我過幾天一定把其餘的給您補上。」

滿月原本要拉著妹妹躲去屋裡，聞言不由得一窒，自家老爹昨晚一夜未歸，想必早拿這五兩訂金喝酒去了，不由得胸口一陣氣悶，也顧不得許多，抓了荷包便跑出去。

「爹，您用了人家多少錢？」她極力忍耐著怒氣。

霍老爹不敢看她，「還、還剩一兩……」

滿月操持家裡一向節儉，五兩銀子已經是他們好幾個月的嚼用，聽到老爹一夜之間便花掉四兩，氣得手都在發抖。

但她知道此時不是置氣的時候，只能板著臉將荷包裡所有銅錢倒出來，伸手捧給趙昌，「趙老闆，您先數一數還差多少。」

她又回頭叫妹妹，「初七，在家裡找一找，把能找到的錢都拿出來！」

趙昌卻伸手制止了她，「小姑娘先別忙，如今可不只是五兩銀的事了。」

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滿月半晌，眼中露出滿意的神色，伸手從袖筒中扯出一張紙來，

「霍老爹可還識得這個？昨日咱們可是清清楚楚定下契約，說好今日上門一手交錢一手交人，若違契者當賠償對方三倍訂金，如今我尾銀都帶來了，你這意思是不打算交人了？」

「三倍？」滿月險些哭出來，「那就是十五兩，咱們哪有那麼多錢！」

趙昌滿意地看著她的表情，「別說咱們不近人情，出來做生意不都講個誠信二字嗎？今日你們要毀約也不是不成，只要按這契約上的說法將三倍訂金拿來便罷了。」

霍老爹張口結舌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